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蘆川歸來集卷八

宋 張元幹 撰

表

代謝御書卿大夫章表

玉振金聲允邁開元之孝治龍蟠鳳翥還追內史之奇蹤降自雲霄光生蓬華中謝伏念臣蚤緣際會中乃遭迴雖增戀闕之心敢起瞻天之望荷俯憐簪履之舊俾再依日月之光駑駘無補於事功雨露頻霑於眷渥登

牀躡取每懷唐室之名卿錫宴寵頒欲誦國朝之典故  
敢圖珍賜下逮微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  
由天縱學已探於孔孟書宛冠於鍾張四篆高山徒紀  
穆王之告千文小草漫稱章帝之工顧惟遭遇之難遂  
獲顯榮其老為訓以垂歷代用永傳於子孫匪懈以事  
一人誓盡忠於夙夜

代知湖州謝表

時方多事奚堪假守之權世不乏人輒預維城之選宵

征赴治夕惕臨民中謝伏念臣筋力未衰而心志已疲  
於患難規模素拙而施設無補於艱危粵若吳興旁瞻  
越紀雖今日股肱之郡乃古來魚稻之鄉有此目前之  
便安實為己私之僥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中興之  
業將恢復於舊邦求共理之良亦廣搜於屬籍臣敢不  
撫綏千里謹防賊盜之憑陵經畫一城更賴山河之險

固

啓

賀張丞相浚復特進啓

申命九年升華一品望著羣公之表班聯三事之崇寵  
數薦加忠猷益壯恭以某官經綸密勿蚤感遇於風雲  
變理協和嘗寅亮於天地出入將相勤勞國家眷是殊  
勲臨茲巨屏體貌優而均逸威令信而底寧屈禦侮折  
衝之謀施坐嘯畫諾之政元戎十乘聊作鎮於甌閩泰  
階六符忽騰輝於宸極思萬方之助順轉一氣於洪鈞  
允屬具瞻式昭簡注服蒼玉之佩宛是青氍歌繡裳之

詩定歸赤舄佐君王之神武拯塗炭之生靈駕馭英雄  
削平禍亂霆驚寇盜以必滅雷掃寰區而盡收卜中興  
年密邇上元之甲子趨行在所雍容今代之崇臣社稷  
之盤石再安帶礪之山河永賴某自嗟旅次徒調制詞  
企踵恩門莫廁登龍之後馳心廣廈尤增賀燕之私欣  
幸交深敷宣罔罄

賀張參政啓

光奉冊書入參魁柄老成登用愈增重於廟堂康濟設

施副具瞻於海寓士林胥慶公議僉諧恭惟某官名教  
主盟薦紳師表學允臻於聖域譽蚤播於賢關卓爾儒  
宗褒然舉首積年次對談王道於畎畝之中一旦貳卿  
起相業於江湖之上受知黼展密簡金甌果膺補袞之  
求佇正秉鈞之任眷遇素隆於體貌精神克壯於折衝  
國有著龜民思霖雨黃髮台背顧備福以方興袞衣繡  
裳宜大器之成晚蠻戎率服宗社同休某庠序諸生門  
闡舊物執經嘗出於模範投迹儻在於甄陶實倍欣愉

敢稽慶賀

又一首

祇奉明綸入參大政仰老成之登用抗正論以設施朝  
野懽觀士夫胥慶竊以相業在深明於治體邦家宜圖  
任於舊人遇聖主廼得賢臣知寧國必有君子折衝樽  
俎增重廟堂恭惟某官道妙經綸文光黼黻真儒學之  
師表擅名教之主盟爰陞丞轄之司式副公輔之望某  
嘗陪法從最荷撫謙顧林壑之餘齡杜門省事賴金蘭



之末契託跡偷安佇聞進位於鈞衡拭目策勲於曩鼎  
商飈清肅萬寶順成覲善護以節宣益迎茂於福履私  
心虔頌德宇永依卜晤對以方賒積瞻馳而彌切

賀翟參政啓

祇奉明綸聿參魁柄朝廷增重繫政事之得人夷夏聳  
觀蓋德威之足畏竊以天啓豪傑必有用而廼生時際  
艱危非大賢而罔濟古今共貫治亂殊科儻功業每成  
於無心則進退自然而可度奮身不顧處君臣一體之

間直道是行陋左右游談之助凡登庸者審皆若此彼  
朋附者亦何能為恭惟某官經術通以佐王推先儒之  
領袖文章揆而華國具先輩之典型厯事三朝馳聲四  
海妙彌綸於曾次當相中興幹造化於筆端合居上宰  
雖負英偉不羣之氣常存正直在位之風明目張膽而  
啓沃滋多正笏垂紳而折衝未艾載安社稷恢復輿地  
之山河一洗乾坤大明普天之日月永作元老昭示奇  
勲某罪戾孤蹤流離末路曾預登門之舊莫陪賀厦之

私舉世皆驚公為蒼生而果起吾徒相慶象占君子以  
彙征佩服題評尤加喜抃

賀陳都丞除刑部侍郎啟

顯膺中制榮陟貳卿公朝登用於正人羽儀增重清議  
依歸於直節班列生輝舉善類以起予覺斯民而向化  
仰窺親擢果屬老成竊以世祿象賢源流蓋有所自異  
材間出被遇貴得其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採令譽於  
名德之後理應一揆進或殊塗粵若了堂其儒長雄諫

垣耆舊平生剛烈論姦邪於交結之初先見著明力排  
擊於變更之際去國而分甘百謫篤信奚疑尊君而獨  
奮孤忠始終盡瘁躬履踐不欺閤室視富貴如彼浮雲  
曠千古以靡儔有死無貳捨百身而莫贖卒老於行推  
天定勝人之機緘觀否極泰來之卦象然好還者雖遲  
亦驗顧忍窮者唯恐弗堅宜在子孫復興門戶恭惟某  
官資性端亮曾次坦夷通六藝以經綸循五常而允蹈  
夙奉過庭之訓克遵良治之傳佩服話言罔愆先志發

揮事業是似乃翁受知負宸之明爰拜司寇之命想對  
揚於密勿深啓沃於淵衷雲龍之會難逢日月之光必  
照聊煩持索佇慶秉鈞某衰退何能欽崎可笑蚤侍先  
生之杖屨轉頭垂四十年與聞遠識之著龜倒指無二  
三子題評甚寵詞翰永藏自憐憂患之餘齡獲覩衣冠  
之盛事伸吾道英靈之氣慰前人忠憤之心敢希拔茅  
以茹連徒誦茂松而柏悅私相欣幸倍萬等倫

賀泉州汪內翰藻啓

光奉制恩寵移會府商飈肅駛壯徒御以遙征海氣澄  
開飭陰靈而奔衛諒諏辰之筮吉宜考履以膺祥恭惟  
某官道總四科材通八凱專良史之直筆東觀著書揆  
大冊以高文北門視草爰分符竹屢擁駟車推為二千  
石吏師懋乃五百年賢業尊儒稽古決事據經治行必  
以首稱威聲聞而股慄黃堂坐嘯方來傳德政之碑皂  
蓋行春所至立生祠之象古由太守入拜上公載瞻當  
宁之眷賢式際中興之盛典某夙蒙知遇自愧迂愚思

遠引於舊山未能畢娶顧滯留於逆旅猶及掃門儻加  
三沐三熏之仁遂忘一貴一賤之勢獲依巨蔭輒叙牢  
愁佇接武於賓階敢通名於記室永言欣幸實倍等夷

問候馬漕啓

中州望族推舊德猶曉星先世締交仰餘波若時雨念  
睽違之歲久致修詞之禮疎敢以夤緣伸茲慕向恭惟  
某官行尊前輩名重本朝蚤揚歷於昇平全盛之秋合  
飛騰於法從雍容之地奉祠自佚持節素優閱萬事以

鑒明更百為而山立力扶正論綽有古風迨簡拔於外  
臺煩老成於近服衆欽威采益著茂庸諒煖席之未遑  
遂賜環而遷入某丘樊屏跡徒引領於賓閣竿牘寫誠  
輒通名於記室

上范漕啓

場屋舊遊忝盍簪於伯仲江湖巨鎮嘗投贄於丞疑念  
先世之交明繫同朝之仕契昔人所重此風久衰敢憑  
藉以夤緣輒講修於詞候恭惟某官德盛濟美材通拔



尤傳家以文物相高奉法以吏師自任蚤踐揚於中外  
爰刺舉於東南事迎刃以撥煩智臨機而燭理姦吏為  
之喪膽威采凜然後進式是服膺聲猷久矣宜升華於  
禁從益茂著於勲庸某潦倒山林奔波塗路輒喜故家  
之臭味願親雅望之話言欣頌交深敷陳罔既

上趙漕啓

升沉殊况全踈奏記之緘騰合并未期久廢登門之刺  
謂聞當路之使者廼平生之故人霏鋸屑以劇談將忘

疲於終日擊鉢音而高詠固景服於下風喜浹山居情  
親眉宇恭惟某官懷致君之遠業負經世之長才道合  
中庸文深爾雅聳孤標而嶽立恢偉量以波澄風流居  
晉宋之間臭味踵蘇黃之後雖持節屢回翔於外補然  
義冠數獻納於上前賢宗室未足以盡之名公卿於是  
乎在矣通班籍甚寵加黃閣之華大筆推先行趣鑾坡  
之召何止家聲之不墜要同國勢以中興某多病早衰  
安貧處順向來五字頗蒙先德之吹噓老去三休猶冀

餘光而盼睠屬寒暄之未定祈寢餽之具宜瞻頌所歸  
敷宣罔既

賀福帥啓

欽奉俞音曲從避牘擇剛辰而命帥誕孚號以揚庭作  
屏行宮廼眷全閩之盛虛班宥府允符分陝之雄自顧  
郊居罕窺邸報遽傳聞於父老均懽喜於兒童恭惟某  
官躬文武之兼資繫安危而獨任望隆廊廟勲著旂常  
被遇一人蚤擁節旄之重咨詢四岳爰加茅土之封位

嘗冠於西樞道已尊於亞傳宜赤舄而備五福果黑頭  
而為三公蒼珮奉觴比上東朝之壽黃堂坐嘯更寬南  
顧之憂崇體貌以偃藩閔勤勞而息駕聊煩共理迎皂  
蓋以班春竚復疇庸錫介圭而入覲姑覽海山之形勝  
必攜樽俎以登臨某久處丘園願見元戎之小隊竊觀  
袞繡似是平生之故人敢希解榻之情文第講維桑之  
禮數凝嚴適序跋履遵塗冀妙護於鼎茵副具瞻於巖  
石永言欣幸實倍等夷

賀薛帥移閩啓

肅膺明制寵易近藩捨五嶺之炎方臨三山之樂土旌  
旄改色鼓角增雄士論所歸宸恩尤重恭惟某官天資  
渾厚德宇粹溫藏利器以變通蘊遠猷而康濟宜處名  
卿鉅公之位固多君子長者之風事不辭難蚤飛騰於  
要路人惟求舊爰登用於熙朝嘗撫荆渚之上游荐鎮  
贛川之劇郡懋昭異績益著先聲茲聞成命之初頒式  
慰羣情之素服寇攘欲殄師旅方屯咸責備於韜鈴佇

召還於樞筦非徒報政當見策勲某自棄蒿萊久棲雲  
壑從大將軍之幕府曩雖預乎同僚望都督府之戟門  
念將陪於下客詎敢恃金蘭之契聊復伸桑梓之恭欣  
幸交深敷陳罔既

代上泉州汪守啓

顯膺明命寵易名藩聞威令之素行竦官僚而改觀恭  
惟某官德盛不侮禮卑有恭力取巍科馳英聲於庠序  
寢登華貫著偉望於朝廷輟自禁林屢分符竹文章富

以儒學政事蔚為吏師傳黟水之去思棠陰正茂卜溫  
陵之善政騎氣來臨某已迫瓜期尚依蓮幕重有簡書  
之畏敢忘竿牘之修諒非晚而賜環定不容於暖席台  
躔在望商律屆涼仰冀上為邦家精調褒寢

賀邵武江守啓

顯被制書寵紆郡紱父老傾心於豈弟官僚側足於嚴  
明惟時共理之良允屬承流之化恭惟某官德盛不侮  
禮卑有恭奉三尺以周旋惟聞疾惡遵六條而戒飭所

在至公矧鄰梓里之封式布棠陰之政雙旌上塚榮先  
世以孝思一舍下車等故鄉而均逸人生之五馬尤貴  
刺史之二天可依奏最課以報成錦衣行晝據要津而  
驟用荷橐還朝某投老無堪倦游滋甚敢期會晤忝居  
賢伯仲半面之間方歎滯留獲廁衆賓客差肩之列永  
言欣幸奚究敷宣

代上吳倅啓

川途修阻雖夙仰於下風竿牘交馳顧久稽於公府偶



出廟堂之過聽遽膺戎旅之虛名獲託帡幪用伸悰悃  
恭惟某官德盛無侮禮卑有恭堂堂七尺之軀凜凜萬  
夫之望初不畏其強禦欲盡殄夫寇攘惟茲千里之提  
封允賴貳車之關決吏民何幸僚屬攸歸行當嚴召以  
造朝入據要津而壯國某官遊衰晚材力疲庸坐縻良  
愧於斗升立效難施於尺寸幸披雲之伊邇許卜日以  
參承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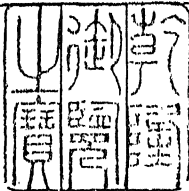
代洪仲本上徐漕書

某家世豫章豫章之為郡襟帶江湖控引夷越乃東南  
一都會冠蓋往來方軌擊轂連櫓銜尾皆川途所必經  
行非僻在寒陋少見聞之地而諸父外舅俱山谷老人  
甥也一時交游多當世知名士某方為兒童已竊聽前  
輩論議耳根熟矣其論曰部使者號為外臺布在海內  
皆天子耳目之官一路休戚所係至重委任要當得人  
若新進少年往往邀功生事私喜怒而作聰明必也老

成重厚者則精練詳盡凡百舉措無不中理能使列城  
望風知畏所務斬然政不用妄作威福故其所汲引莫  
非異才誠以類進也粵自東髮試吏四方如九江三吳  
迄今七閩又皆士夫淵藪是非毀譽厯厯齒牙間二十  
年來從事州縣所閱部使者多矣繹思前言如成都費  
孝先撰著寫影吉凶禍福久而悉驗始信先生長者之  
語果可書紳以是某持不妄干舉將之戒寧書下下考  
老銓調頗不願濫為人門生殆癡絕爾恭惟某官珪璋

國器鄒魯名儒設心甚公而行事以正深得夫前輩典  
刑真所謂賢部使者其為屬吏廉貪勤惰不逃鑒裁固  
已破肝膽矣某復何言然土風亦不可不試論也閩有  
八州而福為大府負郭之邑鼎立焉候官處三者中跨  
疆接境戶口星散最號多事聽覽貴審而決遣未竟輒  
越訴矣其好訟如此且喜請求於形勢家名曰關節將  
一切拒之歟則為縣令者未免遭謗所謗忽起於無根  
雖辯士不能自解也某於斯惴惴焉初未始絕其來借

使胷中先置纖芥疑蓋又慮是間豈無抑屈非辜誠可  
信者盍為直而申之歟某愚且暗平日執守但顧三尺  
法如何耳他不遑恤閣下儻已知其土風則某定獲預  
門下士之列不然積以歲月是非毀譽雜然並進於執  
事者之前恐未易批判也冒瀆高明悻汗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蘆川歸來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子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蘆川歸來集卷九

宋 張元幹 撰

序

亦樂居士文集序

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可以幹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稟及師授為如何譬猶一身五官百骸各隨形模萬態不同至於上下左右則難以倒置必也精神發揮迺中儀矩不然土木偶爾前輩嘗云詩

句當法子美其他述作無出退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  
確論也國初儒宗楊劉數公公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  
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弊  
篋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於洛乃與尹師魯講  
習文風丕變寢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於西  
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隱  
括詩律於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



陳無已之流相望輩出世不乏才是豈無淵源而然耶  
故尚書戶部侍郎豫章王公承可人品高妙其文章深  
造少陵閫域一時聲名籍甚薦紳間惜乎天不假年位  
未稱德善類盡傷後六年公之第三子湑叔濟手哀先  
人平生所著總若干篇離為六卷名曰亦樂居士文集  
子職也叔濟賢而有文克世其家一日屬予序之將鏤  
板傳於世予晚生雖不及見東坡山谷而少時在江西  
實從東湖徐公師川授以句法東湖山谷甥也貳卿視

東湖里中丈人行也東湖昂藏嚴毅不妄許可集中多有贈答斯已可見然而今代鴻儒以文鳴要路能軒輊人者頗多叔濟不他求反取信於退閒無聞之老何耶得非以皇祐中

原本闕四字

與先祖同年進士迨宣和初少

師公帥廣陵予以年家孫展拜牀下復齒長貳卿三歲輩行既同情義不啻手足景服言行之詳誠莫予若也叔濟用予蕪類之語俾冠編帙獲託名不朽幸矣尚何敢辭貳卿在朝廷則獻納論思書於史官在方鎮則撫

綏智畧碑於德政固不待予言姑推其淵源所自來追  
古作者如此後之君子必有處之矣紹興二十四年九月  
晦日

記

福州連江縣潘渡石橋記

閩中統八州之地重山複嶺綿亘聯屬而傍海城邑亦  
居其半大抵谿壑之交會潮汐之吐吞或匪為深淵或  
激為犇湍必曰蛟螭窟穴存焉設有舟楫乘險可虞惡

少推理得以邀留行旅自夏徂秋颶母飄烈瞬息暴至  
固使人惴慄震掉一旦雷雨晦冥莫辨咫尺凡問津者  
皆病涉也皇朝嘉祐間莆陽蔡公君謨守溫陵始作石  
橋萬安渡雄盛冠於東南豐碑巋然大書深刻邦人至  
今祠之其墨本流傳常在人耳目自爾所至多取規撫  
然世間假修頭陀行之流往往藉此為姦利囊橐徒費  
歲月迄無成功如連江潘渡本以姓著先是里人林道  
夫等權輿其事歲在乙卯歷四載僅能鑿石庀材已而

僧資逸輩嗣之既再暮會計所醵金共不滿二百萬皆  
廢於索址隨築屢毀沙水蕩潏漲落崩騰莫之禦也道  
夫資逸心志俱怠輒棄去又再暮矣前安撫使程進道  
適由永嘉移鎮此邦壬戌春二月也渡有候館公少休  
焉謂此渡實羅源寧德長溪三邑塗所自出而車馬如  
浙東廣右者絡繹往來念當積潦之患與夫向所謂凡  
問津病涉者誠不可無橋以濟銳意是舉召知縣事阮  
侯朝瑞俾經營之侯思慮精密善揣摩用鉤距畧不畀

付胥徒陰擇所治號能住持僧數人者董其役又得淨  
安之思顯授以程度思顯堅忍通練出納惟謹而畏督  
責常蹶蹶救過不暇予竊怪侯乃能從容三尺之間獨  
仰衆人樂從有成如此不其難哉然則是非毀譽果可  
卜矣時當終更寅緣以書來求予為之記甚力予將何  
辭姑綴緝本末阮侯名珪朝瑞蓋其字是亦莆陽人云

題跋

題跋了堂先生文集

某愚且戇不學無術卒老於行然少時有志從前輩長者遊擔簦竭蹶不捨晝夜宣和庚子春拜忠肅公於廬山之南陪侍杖屨幽尋雲煙水石間者累月與聞前言往行商榷古今治亂成敗夜分迺就寐先生嘗謂孺子可教賜以大父手澤題跋曰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久之習也辭來燦然足以有譽於世矣某書紳佩服終身弗忘且刊之碑版永藏於家貽訓子孫墨猶未乾也顧某何人乃獲先生知遇期待如此

茲者又辱次對貳卿崇篤先契不鄙荒唐容許校讎了  
堂文集得非目前賢士大夫及識先生者所存無幾耶  
於是自夏涉秋手加審訂凡字畫之訛舛倫序之失次  
是非之去取分部卷帙各適其當具如別錄儻或其說  
可採邵州舊版於理當捐且併刻易說諫藁合而為一  
始克盡善庶幾後學知所師承不為異端所惑於道豈  
小補也哉昔韓文公為唐室一代儒宗而門人李漢趙  
德實為之編次且序冠其首遂託名以垂不朽某晚生



固不敢序先生之大幸從事於編次似無愧於李趙嗚呼自王氏網羅六藝斷以己意力行新法變亂舊章天下遂多事已而子壻兄弟表裏祖述遺禍無窮先生獨知尊堯愛君憂國先見之明肇於欲萌逆料其弊甚於中的視之若仇敵甘心犯難雖百謫瀕九死而弗悔孟軻氏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合而言之愚於先生平日立朝

行已信無疑矣百世之下凜凜英氣義形於色如砥柱之屹頽波如泰華之挿穹昊如萬折必東之水如百鍊不變之金捨吾先生其誰哉死而不亡者予於先生見之

跋曳尾圖贊

水鳴蘆根闌首吐氣彼靈於人正以自累我寧無知言曳其尾千歲之中君子所履

郭索圖贊

整橫兩戈怒目稍眊寒蒲是依下有積潦以火誘之郭  
索可悼彼鼎食者戒之在躁

醉道士圖

黃冠師未用事時見之圖畫自有蕭散出塵之想今日  
盜賊遍天下雖使此曹骨碎未快人情

倚竹圖

楚辭凡稱美人與古樂府所謂妾薄命蓋皆君子傷時  
不遇以自況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

竹便入圖畫工則工矣視小姑娘嫁彭郎抑何以異

深谷戲猿圖

自荊州上峽江深麓茂林間猿猱甚多常十百為羣反  
玩行旅此余所見者觀紙上通臂攫拏之狀苟得忘危  
亦可為愛官職者戒

飛泉圖

頃在龍舒夏六月與客游瀟山天休觀飛瀑當戶聲如  
轟霆落蒼壁萬仞下使人骨毛竦寒幾欲挾纊今觀此

圖自可却暑

牧童牛渡圖

牛用於世多矣甯戚扣而歌田單火之戰丙吉問其喘  
不獨為耕具也與權所藏牧童牛渡圖放浪於春陂平  
坂間了無齷齪之狀將收稼穡之功孰謂太平無象今  
日見之不覺涕流

跋野次孤峯圖

蓋自玉局老僊作枯槎怪石後人宗師之至有真贋莫

辨者此為庶幾

跋少游帖

吾家頃歲藏少游訪龍井辯才師行記手藁字畫適媚  
深有二王楷法建炎丁未寓居西湖秋八月兵亂亡去  
今踰一紀矣忽見史侯持正所携帖念之惘然紹興庚  
申初夏五日真隱山人書於水口精舍

跋蘇黃門帖

蘇黃門頃自海康歸許下安居云久政和二年晚生猶

及識之衣冠儼古語簡而色莊真元祐鉅公也已而與  
其外孫文驥德稱相遇澶淵出書帖富甚今觀史侯所  
藏數幅蓋中年筆札也兵火之餘豈易得哉是宜什襲  
遺諸子孫不妨模以墨本流傳於世

跋東坡枯木

盤根錯節無藤蘿之蔓衍而深根固柢非霜雪之彫枯  
類婆娑之桂影或扶踈之珊瑚豈陋人者能為此圖

老燕墨戲二鬼

議者多謂鬼無形似畫師易工予不然之觀此戲筆自  
有情狀宜為好事者所愛

跋龍眠佛祖因地

釋典開卷多稱世尊在耆闍窟山中或云在給孤獨園  
雙木下至於少林面壁庾嶺傳衣未有不遠離人境者  
此圖佛祖儀相簡古行住坐卧皆在山林故古道場至  
今天下據形勝處蓋其源流如此

跋楚甸落帆



往年自豫章下白沙嘗作滿江紅詞有所謂綠卷芳洲  
生杜若數帆帶雨煙中落之句此畫頗與吾眼界熟要  
是曾次不凡者為之寧無感慨

跋洞庭山水樣

士人曾中有丘壑者若能游戲水墨間作平山遠水固  
非畫工所及舊傳宋復古八法謂之活筆想見風味此  
蓋得其髣髴云

跋趙祖文貧士圖後

晉宋間人物風流如陶淵明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簞瓢屢空卧北窓下涼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此  
詩獨不顯姓字要是當時隱君子耶抑自況也貧者士  
之常習次所養果厚必無寒餓憔悴色故能安於青松  
白雲之下而操孤鷺別鶴之音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宜  
其淵明願留而保歲寒也向使望塵雅拜者稍知金谷  
園中竟不免禍敗詎肯相率以諂事人耶紹興己未中  
秋前三夕菴居不寐風雨驟來悽然有感篝燈起坐取

無量所示祖文東方貧士圖作跋遲明歸之

跋米元暉瀑布橫軸

老癩天教脫世紛山川到眼失塵昏絕憐千仞鳴飛瀑  
一灑風中八表雲

跋蘇養直絕句後

後湖醉卧已僊去但有言句留人間文來風流照千古  
羅浮誰復遺金丹

跋折仲古文

晉郝隆為蠻府參軍有娵隅躍清池之句娵隅魚也唐  
顧況作閨園詩有園別郎罷之句郎罷父也今折丈傲  
睨萬物游戲筆端而富丈印可之如悒悒二字是亦古  
人餘意耶然攷諸方言謂使為殺當用殺禮之殺以去  
聲呼之庶幾近似若迺曰紫政恐兩公一時聽訛爾

跋山居圖

建炎初載秋八月錢塘營卒嬰城作亂官軍四集矣臨  
川王叔毅為新城令提鄉兵來旗幟精明號令甚武一

日服短後衣投刀入真承祖寨陳攻打破賊策尤覺眉  
目有英氣是時坐上見所持湖山形勢水墨寫成自云  
戲筆也濃淡遠邇歷歷可觀予始知叔毅善畫傲睨古  
人胸中畧無一點塵土後十二年青社趙無量通守晉  
安出示叔毅所圖山居開卷恍然殆前身輞川今代龍  
眠歟念與無量叔毅為齊年故人各已四十有九齒髮  
向衰而萍蓬無定頗欲挹此圖區處佳山活計庶幾如  
對晤語無量豈亦有意耶此段因緣要當為我舉似叔

毅儻問予山居之樂則未必在二子下風也紹興己未  
中秋蘆川老隱跋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紹興八年季冬既望趙無量會飯淪茗竟出所藏米元  
章下蜀江山橫卷此老風流晉宋間人物也故能發雲  
煙香靄之象於墨色濃淡中連峯修麓渾然天開有千  
里遠而不見落筆處詎可作畫觀耶六朝興亡實同此  
歎

跋陳居士傳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鄉善士何代無人如齊魯二大  
臣史猶失其名則古今隱德不耀者多矣龜山先生所  
作陳居士傳形於嗟歎而附以託孤之事為鄉評心服  
者雅意激厲風俗又得了堂道鄉諸公表暴之天下後  
世知仰居士實繫斯文也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  
子孫夫何疑哉

跋江天暮雨圖

劉質夫建炎初與余別於雲間今乃相遇臨安官舍出  
此短軸求跋頗憶丙午之冬吾三人者蘇粹中在焉情  
文投合皆親友好兄弟嘗絕江同宿焦山蘭若夜濤澎  
湃聲入夢寐中回首垂三十年矣人生能幾別其樂未  
易復得也詩有自然之句而句有見成之字政恐思索  
未到或容易放過使不佳爾粹中行且來便當痛飲話  
舊仍和我句

千山忽暗雨來時天末濃雲送落暉老眼平生飽風浪



猶憐別浦釣船歸

跋山谷詩藁

山谷老人此四篇之藁初意雖大同觀所改定要是點  
化金丹手段又如本分衲子參禪一旦悟入舉止神色  
頓覺有異超凡入聖祇在心念間不外求也句中有眼  
學者領取閩人張某跋

跋米元暉山水

士人曾次灑落寓物發興江山雲氣草木風煙往往意

到時為之聊復寫懷是謂遊戲水墨三昧不可與畫史同科也蘆川老隱云

跋東坡墨帖

往在東都時見王丈樂道出示汝陰所藏歐陽文忠公雜書盈軸多用片紙問事於宋景文諸公不以前輩自居而恥於下問此其為儒宗也觀東坡先生帖尾所質謝幼槃取官藁事諄復尤審乃知三蘇遊文忠公門同一關鍵可為後生文字輕脫妄發之戒

跋江貫道絕筆古松

石根盤屈老蒼官絕筆慙懃記歲寒萬里風雲欲飛化  
君家留得壁間看

陳中行宣事樂府跋尾

往在東郡時稔聞陳公中行瑰奇倜儻之士儒學起家  
易武階守邊郡嘗遇至人授以金丹靈變甚異且戒曰  
非大厄未可餌金人求和公一旦奉使出塞不欲以藥  
自隨遽感疾死外域今觀中行所書便面長短句凡六

解清而婉不減唐人風味蓋平生得意語也議者惜公  
仙風道骨雖有大藥竟不聞羽化然公之亡也丹之英  
華亦去所存者狀如石子孫猶祕之豈公與丹俱尸解  
耶後世歌此詞想見其人矣

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  
弟琰王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真呂本中居仁  
汪藻房璋向子諲伯恭為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

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九人者宰木久已拱  
矣獨予華髮蒼顏竊寓西湖之上始及識德友一日出  
示養直翰墨凡六大軸各索題跋適連宵雨作春泥良  
是中原禁煙天氣篝燈擁火追記舊遊悄悄不能寐乘  
醉為書且念向來社中人物之盛予雖有愧羣公尚幸  
強健云

右甲卷

士之出處隱顯各行其志顧始終一節如何耳堯舜之

世不廢巢由是故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蓑丈人輩垂  
名萬古不必皆策勲鐘鼎也歷代信史未有無隱逸者  
異時董狐復出誅姦諛於既往則養直之幽光愈彰矣  
玉局老僊發明在前羅浮真人印可在後中間數十年  
畧未嘗為塵埃所汙亦要用吾曹輒下語德友意則勤  
矣尚復奚言姑以甲乙次第其卷輒歸諸巾衍蘆川老  
隱書

右乙卷

亡友養直神情蕭散儀矩雍容自是貴公子而識度超  
詣照了世法英妙時已甘心山澤之臞故詞翰似其為  
人良由家世名德之後平生履踐追配前哲晚乃力辭  
召聘高卧不起老於丘園蓋此事素定於胸中非一時  
矯激沽譽者宜乎僂去雖無羅浮金丹其意已在雲煙  
滅沒間久矣黃真人者那得不一引手耶蘆川老隱云

右丙卷

養直未見東坡時出語落筆便脫去翰墨畦逕自有一

種風味真所謂飄飄然凌雲之志所以受知於東坡先生許其為神僊中人也德友所藏詩詞多是後湖集中所未有要當流傳墨本用貽好事者吾德友終能深覈獨祕耶如木犀詞末句身到十洲三島心遊萬壑千巖是豈軒冕所能籠絡也平生大節如此縱非僊去自足以高一世此語可為知者道蘆川老隱云

右丁卷

養直此軸十數帖皆為德友往返尺書也其間情話無



非輸肺肝雖甚匆遽時行書小草濃澹欹正初若信手而筆意俱到句中有味覽之使人忘倦至於論虞允佐人物挂冠神武之興此舉固清然二十四考中書令者復何人斯此論可垂方來不當只付之戲笑也蘆川老隱云

右戊卷

養直二十三帖作一軸筆意圓熟詞采精明如珠走槃畧無定勢而璀璨奪目光采射人反復尋繹沈著痛快

誠不在楊少師之下李西臺所不及也德友尤宜寶惜之此老不妄許可人而乃拳拳如此觀其卜居帖中所謂山色雲濤四環正當山水佳處此段果成異日遂為煙波主人公若肯入社當分半座在他人殆未易得此語也德友其能忘懷耶頃年江左親舊說養直別業在澧陽三兩載必一往檢過經行佳處所至痛飲未嘗不與人傾倒篙師打鼓發船張帆呼風每苦養直醉卧江上酒壚邊鼾息如雷也高標遠韻當求之晉宋間此生

那復見斯人耶蘆川老隱云

右己卷

題范叔儀所藏姪智夫山水短軸

西北山川峻極雄壯良由土厚水深以故風俗醇古自  
昔賢傑生其地者得所鍾稟渾全質直忠信嚴重宜乎  
功名節義代不乏人此語可為知者道雒陽范恬智夫  
嘗與迺叔戲作短軸蓋取范寬筆法展卷便覺關陝氣  
象歷歷在眼向來惠崇輩愛寫江南黃落村平遠彌望

數峯隱約雖曰造化融結有殊然而秀發可喜終近輕  
浮何能起予滯思吾叔儀讀之當亦憮然蘆川老隱跋  
跋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胷次古今謂之活法  
所以血脉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留笑退思有味非  
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  
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雲煙草木

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項見別本尚餘一  
聯云故歲去超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斷章雖曰達人大  
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識也養直下世今  
將一紀矣九原可復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庭  
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日蘆  
川老人書

跋蘇詔君楚語後

風雅之變始有離騷與詩六義相表裏比興雖多然卒

皆正而不淫哀而不怨宜乎古今推屈宋為盟主後之  
數子如九懷九歎七發七啟之類著意摹倣未免重複  
姑置工拙如何大槩開卷使人易倦良由軌轍一律竊  
竊然追逐前賢步武間心殫力疲不能跳脫翰墨畦逕  
良可恨爾觀吾養直所作攄發已意肆而不拘凡所形  
容不蘄合於屈宋政自超詣殆不可企及此章贈別從  
周者項在東都一日陳去非呂居仁諸公同予避暑資  
聖閣以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分韻賦詩

會者適十四人從周詩頗佳為諸公印可然則阮嗣宗  
喜仲容又常曰吾不如與阿戎談方之養直惓惓如此  
不為過也從周後養直數載云亡其子庭藻有志古學  
手抄離騷成誦不輟且求為迺翁跋所藏顧家有哲匠  
但熟讀數百過何患落筆不名世耶蘆川老人書於檇  
李弭棹亭中丁丑仲夏望日

跋蘇庭藻隸書後二篇

士抱美質必加砥礪以立廉隅始克有成若挾所長傲

形於色掩其美矣傳不云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庭藻潤公五世孫種種落筆便  
有見處要是蘭方茁知其為國香但年少氣豪高視萬  
物之表太露圭角傷鋒犯手未免遭人詆訾能痛鋤傲  
慢善擇交友涵養罷業且飽讀古人書自然左右逢原  
豈易量耶予及從景謨宗丞公遊景謨宗丞公常呼予  
在輩行此言未為過一日故人凌世高出示庭藻隸字  
甚古把玩久之可喜亦可念因書於卷末廷藻其志之



丁丑結制前九日老隱跋

近世隸學罕師西漢筆法易入八分者無他蓋習魏受  
禪碑一落畦逕便不可醫此手法大病也廷藻始留心  
作隸字使得拙意開卷未論是非而氣象奇古已覺度  
勝積之歲月當過人十數等紹興丁丑夏四月己未老  
隱云

跋張安國所藏山水小卷

世所謂曾次有丘壑者窮而士達而公卿其心未嘗須

史不住煙雲水石間又況如吾宗安國得友人把玩短軸襍而藏之每出以示諸好事雖烏帽黃塵汨沒困頓開卷便覺萬里江山在眼界中可想蜀僧為同舍郎周旋落筆時然則安國不忘故舊風味如此宵次可知矣

吳縝著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之因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怏怏

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為糾繆一書  
至元祐中續遊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  
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教授復刻於郡  
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頌實為左氏之忠  
臣然不知續著書之本意也

按此篇見揮塵後錄云  
得之張仲宗今附載



欽定四庫全書

蘆川歸來集卷十

宋 張元幹 撰

贊

薌林居士贊

雍熙相國之胄憲肅母后之家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  
猶弊屣良由天資拔俗雅志好賢臨事必欲出奇為善  
常恐不及所謂胷中丘壑皮裏陽秋蓋自英妙時固已  
沈著痛快矣雖曰守節仗義而遠跡危機雖曰正色立

朝而獨往勇決殆將明哲以保身優游以卒歲者歟若夫袖手旁觀傲睨一世福祿未艾俟命方來則予謹在下風也識者見之亦必有取於斯語

俞義仲畫贊

神鋒清芳有矐儒列僊之風骨勝度閑兮無公子王孫之習氣外和同於衆人而中傲睨於一世袖手旁觀不妨遊戲與予定交垂四十年更歷險夷未嘗以升沉炎涼毀譽軒輊使其聳壑昂霄一日特起雍容進退所謂

若素官于朝者非斯人而誰耶

彭德器畫贊

凜然其容也雖甚莊視江左風流兮所長琅然其辭也  
雖甚辯異戰國縱橫兮可賤蓋氣節勁而論議公心術  
正而識度遠使之臨敵對壘則必以巾幗遺人若夫委  
質策勲自當以劔履上殿野服兮蕭散用未用兮又何  
怨知我者無取八州督不知我者聊復三語掾

范叔子畫贊

色莊而語簡性舒而度勝固嘗叩之以前輩出處典刑  
參之以方冊治亂譏評初若無意是非莫定從容久之  
彷徨四顧而乃袞袞如川流霏霏如鋸屑大抵心術公  
而論議正信乎鑒坡之世家傳諸唐鑑之學問儻未見  
於行事施於有政將何以發曾次渟衍之深且孰能繼  
門戶人物之盛吾知佩玉珥貂遭時遇合猶當勉焉自  
不失其為名卿聊復冠屨櫛具遠而望之僉曰儒服斯  
之謂稱



妙喜道人真贊

無礙辯才正法眼藏喜怒哀真初不著相坐斷生死路  
勃跳毗盧頂上吞却栗棘蓬管甚黃茅瘡有認得老師  
放他三十拄杖

慧照譽和尚真贊

行解一如根器純熟果位中古聖賢叢林中老尊宿三  
樂十二分橫說倒說圓通八萬四千門胡現漢現具足  
大洪山頂運慈悲攝受虎狼虵虺毒正當恁麼時好作

沒量福維摩鉢裏遍虛空活盡行旅衣冠族誰能辨此  
供養心要使衆生脫魚肉我知芙蓉宗派有兒孫那箇  
是渠本來真面目吐

康伯檜畫贊

元紫芝眉宇澹然簡古謝幼輿丘壑正爾卓犖廼若吾  
子以邁往不羣之氣與神鋒太雋之姿方幼輿恐未免  
於富貴慕紫芝雅有志於文辭蓋浮游物表殆彷彿其  
如此彼輪囷胷次亦孰得而知耶

西禪隆老海印大師贊

揚子江心飽經波浪臨平山上看盡風光  
驀然唱箇還鄉曲來坐海上古道場其  
圓機轉物也山河大地不離掌握其辯  
口談天也邪魔外道為之膽碎知我者  
謂我逢場作戲不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  
請看父母未生時只這面目何曾是

咄

醫僧真應贊

慈濟之孫慧覺之子以疾苦度諸衆生  
以藥石作大佛

事是為僧中之扁鵲故能療人之垂死而圓頂方袍亦畧取其形似者也

高蓋長老真贊

喚作似慈濟也喝喚作不似慈濟也喝夢幻泡影本來空耳鼻舌身皆假合慈濟由是強名梵志常翻著鞞赤灑灑活潑潑

咄

蘓廷藻畫贊

賢公孫而樂為寒士生涯佳少年而慕用前輩風味蓋

名駒在閑已有千里之足於菟墮地便有食牛之氣天乎  
早孤自立于世噫抗志患不高其高常失於絕物閱書患  
不廣其廣或滯於未通必也襄陽秋於皮裏吞雲夢於  
胷中是宜尚友古之人道何慮不挺挺然祖風充乎大  
者自可以華其國用其小者亦足以美厥躬

自贊

爾形侏儒而行容與所守者獨出處之大節所歷者皆  
風波之畏塗彼其或取者在是為之不悅者有諸使其

佩玉劒履定非廊廟之具野服杖屨底幾山澤之臞乎

丙寅自贊

這癡漢沒思算初乏田園却懶仕宦辦得所向方圓未  
嘗敢做崖岼只用兩僕肩輿不羨儻來軒冕投閒二十  
餘年善類干煩殆徧好之者徹底信其真貧惡之者豈  
免遭他點檢要當畢娶杜門自斷此生憂患罷去謁府  
參官一等著衣喫飯休拈翰墨文章說甚安危治亂就  
使立事赴功決定違條礙貫箇中人高著眼方瞳綠髮

照青春期與飛仙遊汗漫現此風狂道士身長庚曉月  
聊相伴

庚申自贊

一旦謂吾仕耶毀冠裂冕與世闊疎一旦謂吾隱耶垂  
手入鄺與人為徒愧姓名之未能變何形容之猶可圖  
頗欲治貨殖方陶朱公不足聊復啖杞菊方視天隨  
生有餘行年五十矣雖髭髮粗黑然田廬皆無陶陶兀  
兀遇飲輒醉著枕即寐一念不生萬事不理至於酒醒

夢覺則又大笑而起摩腹叩齒孰不睥睨曰此老真甚  
愚

甲戌自贊

蘆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勇退急流中畢竟只這是胡  
為元命年輒下廷尉吏業風何見吹逆境忽現示儻非  
造物慈孰貸小人戾故山念欲歸夙債尚留滯骨肉頗  
相忘眠食初未廢心存自在天腳踏安樂地歡喜待衆  
生寃親平一切騰騰兀兀行默默玄玄意翛然岸幅巾



聊寫形神氣認取主人翁莫問似不似

咄

陳居士團圞贊

我觀世間種種業此老化行無盡緣示現百年居士身  
來償七子未了債是心久作露電觀冤親悉具解脫門  
何止九族出輪迴普願衆生成正覺

圓淨律師贊

師傳行業攝羣魔及見東坡所得多老向西湖清徹底  
更開雪窟現森羅

圓首座贊

橫挑柳栗布囊寬  
江北江南踏遍山  
參得黃龍死心句  
歸來誰問透三關

東坡為焦山綸老作木石却書招隱一段因緣  
在紙尾園菴寶之欲贈好事大檀越作歸止計  
為題數語

招隱公案焦山戲墨雖然信手拈來自是胸襟流出價  
直百千兩金成就園菴三窟

吐

布袋和尚贊

維此大士無邊身三千大千同微塵慈悲憫爾末劫人  
顛倒雜懷貪癡嗔布囊示現睡豈真作如夢觀非想因  
劫火不壞囊常存衆生悉度解脫門我來稽首彌勒尊  
普為說法一切聞

銘

山桂菴銘

晉安劉公華即延平官舍西麓誅茅結廬面山旁桂地

不踰丈而盡挹勝覽真隱居士過焉命曰山桂菴取小山叢桂之句也因為作銘銘曰

眼界貴寬心地貴閒耳根貴靜劉子結廬畏此簡書雖吏云隱山光蒼蒼谿水泱泱是用適性旁據桂叢秋芬揚風俯視奔競誰為賞音與時浮湛期則有命凡厥後來優哉游哉順受其正

休菴銘

同郡李君應求榜其燕居曰休菴嘗屬桐鄉朱公新仲為之記

出以示子且乞銘座右書云作德心逸日休噫仰不愧於天俯  
不忤於人厥有旨哉子以是知應求所存心矣作休菴銘銘曰  
古君子儒環堵之室心廣體胖既安既佚養此休譽時  
乃休功為名公卿休祥在躬

墓誌銘

晉安黃夫人墓誌銘

有宋處士鄭君德稱之室黃氏台州黃巖縣尉諱待問之長  
女黃鄉先生也家世晉安夫人自幼聰慧過人事親誠孝先生

夫婦素鍾愛之擇所宜配年二十歸處士治家漸漸有條理歲時祀事必躬蠲潔馭臧獲輩寬猛適當得其懽心未嘗施鞭撻唯以善言誨訓之率就規矩不怒而威威恥有過失十五年申安負自樂順適處士之意頗如德耀事伯鸞內外姻黨無間疎戚聞夫人之風靡不欽慕歲在癸巳夏四月處士歿於大父舊廬夫人時年未四十持喪甚嚴諸孤累累然方齟齬夫人非特能守其志且慮郊居從師匪便亟斥賣奩具得舍數椽直郡庠之左俾兒曹朝夕尊所聞見蓋不待三遷果皆業

儒夫善師孟母若夫人者鮮矣紹興辛未春正月以壽終享年七十八後七年戊寅歲某月某日岳舉其柩合葬於處士墓是為懷安縣欽德里文山之原男三人長曰岳次曰岳早卒季曰岡嘗預鄉薦不祿女亦未嫁而天今獨岳存孫男二人曰庚曰育皆為士孫女三人長適進士陳炳文餘在室岳雅尚不羣無心進取以翰墨遊公卿養母盡孝人喜餽之用助甘旨與子別八九年矣三遣書白葬期必欲求子銘其母每請愈堅義我不可辭乃為之銘曰

銘闕

祭文

諸公祭鄧正言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友人  
宇文師瑗張世才王時張宇林楊休王傳蘓籍余良弼  
黃豐洪析朱松馮至游吳叔虎朱偁李議之張元幹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正言鄧子志宏之靈  
嗚呼哀哉吾志宏負卓越不羈之才騁縱橫無窮之辯  
夫豈不能揣摩捭闔以巧速化抑豈不能超超躡躡以



容悅苟賤雅欲正色而立朝率由直道而事君始也風  
刺名重諸生幾中竒旣坐為諫臣耻賣友以自售寧甘  
心而守貧故其放斥流離一寓意於盃酒悲歌慷慨時  
託興於詩文澆胷中塊壘不平之氣同世間陸沉未遇  
之人是身雖詘此道則信或竊笑以技窮固多相期乎  
器遠水莫改於萬折金益堅於百鍊議論人主之前周  
旋天下之變皆吾子所優為忽蓋棺而不見嗚呼哀哉  
子有老母病久未痊夕不解衣藥必手煎積憂成病反

喪盛年母乃哭子彼蒼者天想英姿兮如在聆妙語兮  
閬然邈楚些之不招兮諒蛻去而為飛仙誰撫諸孤養  
其華顛心折涕隕尚復忍言嗚呼哀哉尚享

祭老禪文

惟師具無礙辯才得自在三昧上將軍之權謀烈丈夫  
之意氣縱橫妙用卷疎大千迅發機鋒雷霆一世盖多  
生伶俚衲僧作出世間本分尊宿論供養不止乎平生  
所至叢林而緣法周旋尤與賢士大夫號為密熟者也

人生衆前舉揚批判音吐調暢如叩洪鐘語句流通如  
傾黃河拗折拄杖掀倒禪床放去收來有殺有活老祖  
佛眼廼父坐大道場歷七八數必皆神運斤斧鼎新革  
故不日而成屹屹棟宇昔在涌泉門庭大開幻出寶閣  
國師再來聞師嘗言最勝幢塔自我建立無壞無雜它  
年靈骨歸窆此山於今三秋老禪果還凡厥來祭莫逆  
心契霧慘爐峯縉白俱涕追懷曩遊福城東際自利利  
他普及一切雖然踏著秤鉤不妨活潑潑地咦尚嚮

祭東禪蒙菴老文

象教既衰邪師四起楊岐正宗付在妙喜龍象跼蹐嫡  
子是似維此上人固得其髓平生江湖遍參不已晚見  
廼翁出語輒契掃盡禪病人心直指令行諸方蓋天蓋  
地作大因緣愛好兄弟所向腰包川赴雲委一點難瞞  
衆肯有幾法門棟梁福城東際黃葉西方九旬辭制獨  
照孤燭時節俄至撒手懸崖跣趺而逝胡為貪程畧不  
住世訃聞衡陽重收老涕萬里寓哀就幃以祭人天眼目

誰其可繼懶蒼聿來斯道木墜舌端雷霆說一不二如聆師言  
四衆用慰稽首歸依奚止我輩從來切忌犯手傷鋒末後  
何由拖泥帶水且問一道神光爭如三幅白紙蒙蒼如是如是

祭精嚴長老達空禪師文

惟師人物昂藏材器猛利夙具般若鍾智普熏知見之  
香痛掃世緣跳出火宅以鉢囊拄杖易去銀貂左璫服青  
伽梨續佛壽命雖石鞏張弓一重公案未易優劣如何示疾  
遽用貪程末後句子可謂了了回念三十年前見師落髮入

慈受室蔚為龍象恍若昨夢此會儼然無量劫來幾生  
幾滅屈伸臂頃師達其空稽首世尊如是如是尚饗

祭西禪隆老丈

謹以香燭伊蒲塞之饌致祭於某人嗚呼頃之識師臨  
平始歸退處彼菴鍾山其西粵時宣和己亥季夏園頂  
加冠以笑以語傷今念古師適我同由爾定交有孚于  
中別曾幾何亂起方臘克勘南征爰奮北伐四海橫潰  
我還舊廬憂患荐罹獨師憫諸師生丙申閱世爛久吾

聞有禪師必稱首百年老榕忽仆道周此木其壞職師  
是憂我來哭師木安用哭聊慰後人示激頽俗尚饗

附錄

大監蘆川老隱幽嵒尊祖事實

福州福清縣幽嵒院行者啓通等

右啓通等今在常州武進縣張祕丞處將錢貳拾貫文  
銅錢玖拾柒陌欲買田地逐年收地利捨入幽嵒院作  
女弟子張九娘疏奉為外翁秀才劉四郎外婆張三十

四娘亡妣劉二十九娘忌辰供僧表白今先交領得銅錢壹拾貫文玖拾柒陌其餘錢別支撥前去兼托劉立之秀才勾當今立交領文字為憑謹狀

熙寧捌年拾貳月某日

福州福清縣幽嵒院行者啓通押

狀右同領錢肯習押

祖少師文靖公手澤判押

九娘收此照會更將此批與十伯處可取拾貫文九十



七陌添與此人且先附信去要添置田地收利入幽崑  
廿三日押

祭祖母彭城郡夫人劉氏墓文

昔我先祖未取科第於時夫人始作之配儒生窮愁想  
見中饋逮生多男室則已繼同穴送終是為林氏宜夫  
人宅獨厝茲地荒山深林樵牧不至歷數十載父老不  
記有孫爰歸發其久翳聞諸里閭歎息出涕生雖不享  
死亦子貴彭城之封象服煒煒醴酒割牲用示幽責鳴

呼哀哉

先祖特進始娶夫人劉氏夫人之父無男子獨產二女長則夫人次適于鄭又皆無男子也先祖既嘗力任其責葵外舅姑夫人之亡遂祔其次自爾應舉覓官寢以仕宦於朝不復來往僅以田屬幽崑俾供諱日迄今數十年矣元幹獲緣職事道過墓下翦伐荆棘掃除阡隧并得翁媼之墳祭拜焉庶幾克成先祖之志乃刻鄙文以告後來宣和元年八月初吉孫元

幹記

蘆川豫章觀音觀書

元幹以宣和元年三月出京師六月至鄉里十一月乃復治行得先祖特進手澤于外孫陳氏蓋先祖幼養于姑家長則為其婿劉氏無男子而祖母止出一女適陳氏亦不壽今家姑暨諸父皆林夫人子也觀夫買田作供以為久遠計不委之子孫而授之陳氏所以貽子孫懃者可見矣曾未百年寢已蕪沒幸而得之自謂可以

贖責也先祖塋兆在仙宗觀東有林氏子葬其親遽遣  
匠石于神道華表之前青龍左臂之上取可以為柱為  
礎者枚數至二百有奇輦于山南新阡旁者殆過半元  
幹謂鄉曲當責以義此石既鑿訟之何補第築其毀作  
亭數椽以為歲時愒息之地棄已輦之石移書愧之先  
祖有舊屋在村落中子孫不復居今為傭耕者所舍元  
幹奉二代畫像於正寢擇淨人嚴香火灑掃之役使過  
者猶曰文靖宅也先祖凡五男子其仕宦者四獨六伯

父終于布衣老妻二子雖仰食于諸父然頗為債家所窘元幹載念伯父之歿以時之不易槩葬蔬圃今三十年二兄不振無乃以是特卜塋塋遷之異其孤之或興不獨平其券也有鄉先生鄭俠介夫者年垂八十及與先祖遊元幹兒時所願見贄書及門適已抱病延入卧內歡若平生而遺言餘旨預聞一二後數日遂哭之若有待然先是姨母寓信陽老矣元幹所未識枉道拜之悲余母早世而喜元幹長大也為留數日蓋余母亡時

元幹方壯角既至里中宰木雖拱門牆缺然周覽流涕  
凡所以為觀美者心固欲之而力有未及也不能已已  
于是繚山以垣加植松柏揭氏號于門庶別它墳焉元  
幹平生坎壈屢邁手足之釁去家時僅存一弟甫三歲  
又夭折異日亦有未葬者歸其骨並瘞之是行也既得  
劉氏三塚治完之且獲是書以傳于家則窮年奔走亦  
復何憾因錄可訓子孫者二年正月十四日豫章郡觀  
音觀書

宣政間名賢題跋

掃除先遠之丘墓掇拾祖宗之手澤真子孫職也而又能以文字翰墨發明之仲宗之於是舉也於是為得矣退之稱歐陽詹慈孝最隆其為文章善自稱道吾於仲宗亦云宣和二年二月廿七日豫章洪芻駒父書

張侯仲宗近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書生氣適聞越數千里及見大父時客非獨手澤存焉掃劉夫人冢不忘其本也東湖居士書

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久之習也  
辭采燦然足以有譽于世矣宣和庚子陳瓘書于廬山  
之南

知士無難得其用心斯知之矣今仲宗得大父手澤數  
言于亂紙中遂嚴飾而藏之以詒子孫此其用心必且  
淬礪其質追琢其章以發揚幽光詎肯失其本心以貽  
前人羞乎君子以是賢之宣和庚子建安游酢書

文章可以感人非有本者不能也仲宗去親庭適數千



里外見于行事皆忠厚惻怛與世之游子異矣故其自叙使人讀之慨然增丘壠之念宣和壬寅劉路書

余崇寧間與安道少卿同仕于鄴公餘把酒以詩相屬時仲宗年未及冠往來屏間亦與坐客賡唱初若不經意而辭藻可觀莫不駭其敏悟安道既入朝其後數年余亦歸自河朔再會于京師仲宗事業日進又數年復見之則已卓然為成材矣蓋其天資夙成素有以過人也至於竭力松楸克勤祀享篤于禮義孝愛之道所謂

文質彬彬者歟此又可嘉也于是乎書廬陵歐陽懋仲宗昔予太學同舍郎嘗哀其亡友唐慙生詩帖軸而藏之標飾燦然如諛達人貴公得氣時予嘗書之嘉其朋友之義今又書此以見其為人子孫之孝宣和五年五月晦仙井何桌文縝題梁文度同觀

昔馬少游願為郡掾吏意在墳墓笑伏波有大志人志固不同也至伏波在壺頭乃始念其語少游幾近本哉仲宗諸父皆顯用于時武部以久次求本郡將行復留

士大夫一出而難返如此賴仲宗及為小官時周旋荒  
遠補所闕遺了堂先生推言幹蠱之義善矣舉斯而言  
吾家季父得奉使鄉部十年歲時輒至山林豈非私室  
之幸邪宣和甲辰中秋五峯翁挺謹題

世之人處父子兄弟間有厚有薄其有厚者非真能孝  
友也施報不一意慮為變出於有激云爾然則如之何  
而可曰惟無所薄者為能有厚也觀仲宗之所立則古  
人之意得矣宣和五年六月二日呂本中書

仲宗隆于慈孝蓋天性然也苟其本立矣則積而為事業發而為詞章宣復有二道哉有德者必有言其仲宗之謂乎宣和六年四月九日趙郡蘇庠書

仲宗諸父皆特進公繼室林夫人之子俱非劉氏出也其子孫聲容益未嘗相接觀公付委陳氏之意所以望其子孫其責亦輕矣仲宗得其手澤乃訪尋于丘荒莽莽之間割牲釃酒以致其誠意又為文刻石以表識之其于尊祖追遠之義盡矣吾將見其流風所被使鄉邦

民德歸厚必自茲始也宣和甲辰四月辛亥龜山楊時書

仲宗尊祖追遠之志叙事記久之文余不復贊其贈言皆百世之士後之觀仲宗者可以知其為人矣宣和甲辰四月六日鄱陽汪藻書

予曩與安道少卿遊聞仲宗有聲庠序間藉甚恨未之識今年春仲宗還自閩中訪予梁谿之濱聽其言鯁亮而可喜誦其文清新而不羣予洒然異之然未敢以是

知仲宗者士之難知久矣富於文而實未必稱敏于言而行未必副曷敢輕許人哉別未幾仲宗復貽書勤勤以其大父手澤諸公所跋示予且求一言夫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推是心以往所以稱其文而副其言者率如是古人不難到也在仲宗勉之而已宣和甲辰孟夏晦李綱伯紀書

後四年歲在戊申仲冬既望李維仲輔李經叔易同觀于梁谿拙軒時季言如義興未還

買田飯僧眷眷于冢間之餒餽特進公加人一等矣仲  
宗之文忠厚惻怛叙事條壘蓋其孝友淵源所從來遠  
也宣和甲辰九月旦日王以寧書

宣和六年十月廿八日劉安世嘗觀

銍與仲宗游且十五六年得其治性修身求師尚友之  
道有軼於羣公所稱者若夫懷念祖德俾發聞於人特  
其盛德之一爾宣和七年二月丙午汝陰王銍書

仲宗以行義之美成于事親溢于先祖訪之故老得其

祖布衣時前夫人劉氏之墓表而出之以示後昆嚮非  
仲宗之孝愛格於幽明儻故老之不存文字之泯沒無  
所考據則劉夫人之冢長翳草棘間矣豈不悲哉古今  
文人撰著甚衆使人讀之或至太息流涕者以忠孝之  
實存焉爾仲宗于其祖夫人之文也豈不然哉眉山蘇  
迨書

余頃未交仲宗先伯氏景方趣使交焉然此時但見仲  
宗詩文蔚然可愛固已恨得交之晚乃今復以懿行見



信于當世賢士大夫則余曩日之所以愛仲宗者殆誤矣孰謂先伯氏平生取友止于文詞間哉因是又使人追念賢兄而流涕也譙郡張棫書

仲宗平昔負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羣公贈言足以不朽矣顧予何足以進之強為題跋云宣和乙巳中秋後二日山陰李光

近世士大夫有捨其父祖而惟外氏之尊憑藉其名聲權勢而致位貴顯者視張子此事真可嘉矣靖康改元

七月十四日眉山任申先

仲宗之用心與見于行事者每有過人非獨此事也所與遊皆一時名人勝士可謂行不負於幽顯矣而云云者猶不止嗚呼斯其所以為賢歟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江端友

永福張仲宗國士也忠厚足以勸薄俗義風可以勵浮淺至于純孝錫類追遠奉先出于天性生資又何疑焉逝者果有知乎蓋不可考然車過三步腹痛勿恠豈獨

為一時戲笑之言邪睢陽王浚明書

陳晉之夢得其六世外祖鄭氏故塋於荒榛野蔓間歲  
既踰百烝嘗弗墜殿撰張公深道作詩以紀異有云莫  
言伯道無兒嗣看取千秋祀事存兩公皆閩之君子也  
今殿撰公之猶子元幹仲宗所立復如此諸老先生又  
從而嘉歎之誠可以風薄俗云李易謹題紹興二年人

曰

說者每嘆近世無忠臣非無也求之于孝子之門則必

有足觀者仲宗幹蠱之譽書于廬山之南而梁谿之濱  
且勉之使推是心以往異時移以事上將見憂君之憂  
無適而非忠也紹興壬子正月二十八日里人辛炳

掃祖母之松楸竇大父之手澤省母黨謁鄉先生通有  
無于伯仲而冀其亡老此士人所當為况仲宗之賢乎  
盖仲宗宦遊四方時適歸焉不以能為之為難而以得  
為之為幸此記事之文所以作也若以仲宗為非劉氏  
所出之孫乃能切切如此便加贊美一何待仲宗之薄

邪一種天地豈有先後之間乎仲宗上塚時諸父各列  
于朝不能即歸仲宗乃幹父之蠱爾了翁之言可謂句  
中具眼夫了翁百世師也下視時輩如黃茅白葦耳幹  
蠱之語豈輕以予人仲宗于是為賢紹興二年人日拊  
欄鄧肅志宏

士而尊祖所當為也今之學者類喜近名而不知為所  
當為于吾仲宗不得無愧劉殷少孝于祖母神賜之粟  
七年仲宗行老矣而方諱窮造物其終報之耶筠溪李

彌遜書

仲宗孝愛忠厚之意見于筆墨之間盖不獨文字妙當世也表章仲宗尊祖之義者其人往往余所欣慕亦足以見仲宗所與遊多天下長者也新安朱松紹興壬戌十月七日觀于連江玉泉寺上方

觀仲宗此文感念洛陽松楸未知拜掃之日不覺涕泗橫集乃知此文之傳足以勸夫為人之孫者三復歎仰紹興癸亥二月廿二日洛陽富直柔題

紹興癸亥仲春晦仲宗出此軸相示并得熟讀諸公跋語所以贊美仲宗尊祖篤親之意既詳且盡不可以有加矣復何言哉歎仰之餘因書其後延平葉份

仲宗用心如此而所推許者皆一時名人可以厚風俗矣紹興癸亥六月旦觀于福唐東野亭石林葉夢得

欽臣幼侍先君提舉宦遊每見好古書畫心竊憙之時或展玩欽臣必走膝下癡問先君以其不好弄亦深愛之一日發篋得數紙墨刻意若不憚謂欽臣曰此吾家

判監幽崑尊祖事蘆川刻本于閩余欲歸未能也欽臣  
雖獲記其言未悟其意父歿數年弟兄三人偕仕欽臣  
不知何從得此舊藏念欲裒而為一食貧未暇今南安  
倅清臣家兄襄丞吳江得黃文昌書三高詞刻石垂虹  
欽臣假令武攸得胡忠簡子提刑公示及賀新郎二詞  
真蹟諸賢見之敘述稱嘉謹已模本成帙欽臣承乏潛  
川併以家集餽梓信臣弟待次京局實司之因誦甲戌  
自贊而知蘆川初度之年在辛未誦上陳侍郎詩序而



知掛冠之年甫四十一揮麈錄所載亦復叙收凡詞翰  
可無遺逸矣獨幽宮孝慕一節人未知之者欽臣固欲  
成先君之志以所藏閩中石刻并刊歲月因循復恐志  
大心勞遽然難就敬玩題跋皆宣政間偉人益以其尊  
祖譽蠱稱不特美其詞翰也今蘆川歸葬閩之螺山先  
君昆仲三人二居華亭叔父知縣歸閩其後未有顯者  
都運寺正叔父之後巽臣師臣二兄未脫選而殂渙臣  
兄自太學登科止于一尉益臣弟今已升舍奏平請舉

該免且丁家棘欽臣兄弟將欲拜掃松楸如蘆川祀祖  
母劉夫人之墳收伯叔兄弟之葬華亭葺屋俱未効其  
髮髯謹以幽室顛末及名賢跋語附于文集目曰幽室  
尊祖錄此亦蘆川所書以傳子孫使知有尊祖之誼云  
嘉定己卯孟冬孫通直郎知於潛縣欽臣敬書于縣齋  
衮繡堂